



(CFP 图)

知鱼之乐

□黄建团

盛夏的早晨,太阳刚从睡梦中苏醒,来不及散发出撩人的热力。驱车行驶在山间,山风拂面,凉爽惬意,吸一口山间弥漫的新鲜空气,便似享用珍藏的琼浆玉液。

湖隐于半山腰,青山倒影楚楚,水面波澜不惊,澄澈空明,偶尔可见少许游鱼,时而聚在一起嬉戏玩耍,时而又倏忽远遁而去。我舒展四肢,猛地钻入水中,与湖水亲密拥抱,与游鱼结伴同行,时而蛙泳,时而仰泳,仰可以观天象,俯可以察万物,不急不缓,切换自如,不与人争快慢,只与水共欢愉,尽情享受鱼水之乐,如苏子瞻泛舟赤壁: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”。

忽然想到,《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》的那场关于“鱼之乐”的著名辩论,庄子会游泳吗?下过河吗?我只知道,惠子是真不会游泳,有一次,他赶往魏国都城大梁,途中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,着急找船的时候不小心滑倒掉进了水里,眼看要被淹死了,幸亏一位好心的船夫将他救上了岸,还对他一顿数落。至于庄子,我不知他会不会游泳,只知道他喜欢钓鱼,喜欢鱼的自由自在,也喜欢与爱当官、好口才的惠施辩论、调侃,于是便有了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的千古最热辩题,可以入选当代吉尼斯纪录。如果能穿越,也不在乎这区区二千多年,我一定会告诉他们,与其岸上观鱼、临渊辨鱼,不如下水游泳,不但可以知鱼之乐,知水

之乐,还可以人鱼同乐,岂不快哉!其实,无论庄子会不会游泳,都不影响他讲述人生寓言,阐释奥妙哲理。你看,眼前这些少年后生,犹如一支蓄势待发的箭矢,身姿矫健像灵动的海豚,满满的是速度与激情,说不定哪一天,他们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,一飞冲天,从北冥直飞到南冥。身旁的这些老年人,气定神闲、悠游自在,图的是心情舒畅,仿佛静水深流,光而不耀。而我,人浮在水中,却思接千载,心游万仞——那利物而不争之水,因为不争,天下莫能与之争;那自得其乐的濠梁之鱼,因为它们没有过多的杂念,只是感受到清澈的河水,水中舒适的温度,即便是庄子和惠施在桥上争得脸红脖子粗,鱼依然依然故我,冷暖自知,所以变得快乐无比。

林清玄说,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,总是会无声地流走。此刻,我只想如毕淑敏所说,做一条鱼,在波涛下微笑。



你要明白自己人生的剧本,不是你父母的续集,不是你子女的前传,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。



为人父母

□陈儒鸣

家中两个儿子,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去了十二趟医院,把我和爱人老满先生折腾得心力交瘁。焦灼的烈日下,黯淡的星辉中,都有我们怀抱稚子求医的匆匆步履。我们心疼两个儿子病痛所折磨,想方设法缓解他们身上的不适,事事有所斟酌,甚至怎么吃药,我俩都各有思虑。

形形色色的药粉是分冲服,还是混合搅拌?我俩一致认为应当用适宜的水温调配不同的药剂,分开冲服。但是,针对不同口感的服用顺序,我俩产生分歧,并各执己见。老满觉得应当先喝苦的药汤,先啃苦的这块“大骨头”,甜的自然不在话下。而我认为应当先喝甜的药汤,消解掉孩子喝药的痛苦心理,先让他尝尝甜头,苦的药喝起来也就没那么难以下咽了。

除了吃药这件事,我和老满育儿观念的差异也随着孩子们长大而日益显现。军人出身的老满先生认为应当严格要求孩子,从而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与纪律意识,万万不可娇生惯养,按他的话说就是“没有过硬的素质,长大怎么扛得过社会的历练和生活的毒打?”而我则更注重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,希望他们能在轻松、快乐的氛围中长大。每当和老满意见相左,我常脱口而出:“我们要为他们遮风挡雨,而不是现在就成为他们的风雨。”比如,上幼儿园前培养大儿子独立吃饭这件事。老满在吃饭前,三令五申,今天务必自己吃饭,不然到了幼儿园会挨饿。稚子实在顽劣,他全当耳边风了,还是边吃边玩,一会儿左顾右盼,一会儿上蹿下跳,老满的几声呵斥也无济于事。而我担心他吃不饱,不由自主地接过汤勺喂起来。想到有一句闽南俗语“鸭子下水就会浮”,生活小技能不必操之过急,给他多一点时间,即使上幼儿园前还没学会,上了幼儿园,看到其他小朋友独立吃饭,想必他也能照猫画虎,终究是能学会的。看到我代劳,一口接一口地喂饭,老满气得吹胡子瞪眼睛,不用说,一场唇枪舌剑在所难免。

当然,我和老满也明白,育儿不是论对错的官司,也不是争先后的竞赛,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、互相支持,以达到平衡。因此,我和老满时常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光,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感受,企图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孩子成长需求,又能让我们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育儿方式。在交流中,我们也逐渐意识到,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,两个儿子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。无论是先苦后甜,还是先甜后苦,对他们而言,都不是绝对的答案,也不是对立的选择,而是相互补充的育儿智慧,我们应根据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和性格特点加以调节。

父亲的严厉与母亲的慈爱无非都是对子女爱意的表达。严父如磐石,鞭策着孩子勇往直前,慈母如暖阳,呵护着孩子茁壮成长。在爱的浸润下,我们的孩子将收获无穷无尽的智慧与勇气,慢慢长成参天大树,悄悄开出璀璨的花朵。



(CFP 图)



伏天趣话

- 讲个笑话,某避暑山庄里有人中暑了。
- 冬天栏杆会被冻住,夏天栏杆会被严重烫伤。
- 夏天,是盛产包青天的季节。
- 不要问我多少岁,直接问我几成熟。
- 终于明白“哪儿凉快呆哪儿”,是一句真挚的关怀啊!



剃头匠

□张培亮

在我生活的这座小镇上,曾经有一位传奇的剃头匠,他的名字叫阿明。阿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,他的偏执让他的生活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,但他的手艺却让所有人都对他心生敬意。

阿明的剃头铺是镇上街边的一个破旧小屋,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剃刀、梳子和推子,但都显得有些老旧了。给顾客洗头的盆浆很厚,阿明对此毫不在意。每当有人走进小屋,阿明就会微笑着递上一条毛巾,然后开始他那熟练而精准的操作。他手中的剃刀如同一位舞者,在人们的头皮上跳跃,留下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他的动作是那么的轻柔,那么的专注,那么的飘逸,仿佛在雕刻一件艺术品。

阿明的剃头技术堪称一绝。他不仅能熟练地剪去大家的长头发,还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,设计出适合自己的发型。在我小的时候,父亲经常带我去他的剃头铺剪头发。他的剃头铺里总是人头攒动,人们从十里八乡慕名而来,只为感受他那神奇的手艺。而阿明也总是耐心地倾听每个人的需求,然后用心去满足他们。

父亲后来告诉我,阿明光鲜的外表下,其实生活得并不容易。他独自一人生活在小镇,没有家庭,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。他的

顾客虽然很多,但因为价格低,房租高,所以收入微薄,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但他从未抱怨过,也从未放弃过。或许在他看来,只要有人需要他的服务,他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。

阿明的存在,仿佛是这个小镇的一道光。每当有人走进他的剃头铺,看到他那专注的眼神和熟练的手法时,都会感到一种安慰和温暖。他的手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艺,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,一种对生活的执念。

后来,很多的年轻人在镇上开起了时髦的理发店、美发沙龙,引进最新的烫、染、养护技术,吸引了很多的客户。阿明的剃头铺因为跟不上潮流,位置偏僻,又不愿意去学习潮流,很快就流失了客户。再后来,他的剃头铺不得不倒闭关门。

如今,小镇上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传统的手艺了。他们追求的是现代化的潮流和高收入的会员制。小镇上也已经很少有人记得阿明了。他的剃头铺已经荒废多年,门前杂草丛生。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他。想起他那熟练的手法,专注的眼神,和那微笑的面庞。

我想,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或多高的地位,而在于他是否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价值,去帮助别人。阿明虽然偏执、生活贫困,但他却用他的剃刀为人们带来了美丽和自信。他的存在让人们感到温暖和安慰,这就是他最大的价值。

后来,父亲告诉我,阿明离开人世了。而我,偶尔还会想起阿明。



(CFP 图)

不可忽视的“例外”

□李伟明

城市斑马线上,一群人正在有序穿行。忽然,一辆小车发疯般冲过来,瞬间截断人流,数名行人直接被撞飞,有的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才掉落在地。

这个惨绝人寰的镜头,若非在视频上真实呈现,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在网上查了一下,类似的惨剧居然在多个城市上演过。对于肇事者,人们如何谴责他都不为过,但也无济于事了,消失的生命不可重回人间。

斑马线是原始意义的安全通道。如果大家守规矩,斑马线当然是安全的。但只要冒出一个不正常的驾驶人,斑马线就谈不上绝对安全了。不管是技术问题,还是情绪问题或其他问题,他们在斑马线给行人带来的危险,便反而可能超过其他地方。因为,在斑马线上,很多人也许是放松状态的,比在别处横穿马路往往更大意些。因为这种“例外”的存在,所以,不管什么时候过马路,行人都要靠自己提高警惕,千

万不要以为有了相应的设施和制度就万事大吉,自己不用操心什么了。

何止是过马路的问题,世间万事,都有必要考虑到“例外”因素。推行某个措施或者出台某项政策,如果想搞“一刀切”,一定要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,并视情开出一道口子。比如经济活动中,收款方为求高效便捷,取消现金交易,要求付款方扫码支付,这个时候就要思量,有些人(特别是农村老年人)可能是不用微信的,取消现金交易的形式后,他的生活或将受到影响。此外,还有突然遭遇停电、设备出现故障等情形,都是不容忽略的问题,当有应急之策。

“例外”是一种客观存在。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有个情节:黄眉僧被少年慕容博一指戳中左胸,按理说应当毙命当场。慕容博也以大功告成。没想到,黄眉僧的心脏偏右而不偏

左,他因此侥幸死里逃生。这种事情倒不是作者瞎编,据说,医学上确实有内脏反位的情况。这等例外,孤陋寡闻之人如何得知?

不考虑“例外”因素的人,很容易进入认识误区而不自知。哪怕是博学如苏东坡,也犯过这种小错误。有则典故说,有一天,苏东坡去拜访王安石,见他的书桌上有一首尚未写完的咏菊诗:“西风昨夜过园林,吹落黄花满地金。”苏东坡看了,心里发笑,认为菊花耐寒,不可能被吹得满地都是,于是续了两句:“秋花不比春花落,说与诗人仔细吟。”王安石看到后,知道苏东坡自以为是为,便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苏东坡在黄州住到秋天,某日看到菊花纷纷落地的情景,这才醒悟自己错了。在人们的印象中,什么花在什么季节开放、什么季节凋谢,这已是个固定模式。事实未必全然如此。我有一年冬季登山,偶见杜鹃在高山盛开,甚觉惊奇。后来,再登了几座高山,发现这种情况还不少见。

如果没有这个经历,看到谁写文章说冬天在山上看到杜鹃

花,难免认为他是在胡说。

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。每个人都在认知上存在一定的盲区,包括自己熟知的领域,而在这方面更容易因为先入为主而导致经验主义。阴沟里翻船,老师傅翻车,很多时候,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,因为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自己闭着眼睛都清楚的事情,竟然还会出现例外。多些生活阅历,打破惯性思维,举一反三,触类旁通,就可能自觉防止中了“经验主义”的招。

人生有限,世事无常。简单看问题,难免有疏漏。把事情做周全,需要我们拥有全局视野、系统思维,随时注意到种种“例外”。只有这样,才能最大限度避免一次次“意外”。

新世说

喊鸟下树

□曾莹



(CFP 图)

膀。当我把它从肩膀捉下来放到手心里时,我突然感到手心有一股温热感。我想,糟糕,大概是它干坏事了。果不其然,它往我手心拉屎了。我骂了它一句:“坏蛋,竟到我身上撒野!”于是,我把它扔到榕树下,让它草丛中溜溜。它突然张开双翅,“噗”一声头也不回就飞走了。

它飞到数十米外低矮的绿化树上,我跑过去将它逮了回来,并将它放在我坐的木椅上。转眼间,它又往公园东面飞去。我盯着它的背影,见它穿过树丛,朝公路对面沿街的建筑飞去。因视线被树木遮挡,不知它落在何处。我朝它飞落的方向追去,但未见其踪影。我学它的叫声吹起口哨,想呼唤它现身,它闻声也有回应,可它就是不愿露面。经过一番分辨,确认声音来自沿街一户二楼的阳台,它大概就落在阳台上。

我打算找房主帮忙,可当时才六点多,估计主人还在休息,不方便找人。于是,继续吹口哨,想将它唤下楼来。突然,它又从阳台往公园方向飞回,落到一棵高大的木棉树上。

我来到那棵高大的木棉树下寻找,木棉树枝繁叶茂,枝条又离地很高,要找到它确切位置谈何容易!在树下仰望了许久,直到脖颈隐隐发酸,我依然没看到鸚

鹉的影子。木棉树还挂着许多果实,仰望时那果实又像鸟儿立在枝头,而且还在晨风中晃动着,让人产生那就是鸟儿的错觉。妻子也来到树下帮忙寻找,一起在树下仰望了许久,终于锁定鸚鹉的具体位置。我们一遍遍地喊它,终于看到它在高枝上挪动着身子,但它就是不飞下来。我将干树枝折成几段,奋力朝上扔,可距它实在太远,起不了作用。如果不是木棉树浑身是刺,我可以爬上去,把它赶下树。我让妻子回家把鸚鹉的主人,也就是我们的小女儿小智请来喊它下树。

小智匆匆地跑来,妻子将装一只玄凤的鸟笼提到树下,准备用同伴的鸣叫引诱它下树,虽小彩对同伴的鸣叫有所回应,但我们照样无功而返。它依然呆呆地站在高枝上不下来。

那时已临近八点,妻子让我回家吃早饭,她们在树下坚守岗位。小智站在树下双手握成喇叭状,朝上面奋力叫喊:“小彩下来,小彩下来。”也不知小彩可曾听见否,它始终没有动静。小智自称是它“妈妈”,平时小彩很听她的话,见她放学回家就急急匆匆地朝她走来,可是现在却不听她使唤了。她急得眉头紧锁,一团愁云笼罩在她脸上。我想,这次估计小彩是飞不回来了。我回家吃过饭,便驱车往公园加油

站加油,准备回连城老家。当我加完油路过公园时,特地停车停在那棵木棉树旁,看见她们母女俩还站在树下叫喊。我劝小智说:“鸟本来就属于大自然,不飞回来就算了,还它自由吧。”小智显得很不耐烦,嘟着小嘴反驳道:“不要,小彩是手工养的,放生它会饿死的。”我一时无法说服她,只好开车先走了。

我想,她们大概是唤不回小彩的。不过,我开车途中还是不时想起小彩。在高速公路服务区,我特地拐进去和妻子通了个电话,询问鸟儿的情况。妻子说,它还在树上。她让小智手持喇叭喊它,也许能把它叫下来。她将小智平时叫唤小彩的声音录制好,站在树下不停地循环播放,也许能将它喊下树。

果然,在那大喇叭的助力下,她们成功将鸚鹉从树上喊下。接到妻子电话时,已是中午十一点多,四小时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

麻辣烫